

张联芳 主编

当代卷

世界史通俗演义



吴必康 著
邵富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张联芳 主编

世界史通俗演义

当 代 卷

吴必康 郭富民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 033 5060 3

(京)新登字021号

责任编辑: 王 江

封面装帧: 丁 品

封面绘画: 高荣生

世界史通俗演义

当代卷

吴必康 郭富民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 13.25 字数: 340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7-5012-0389-x/K·91 定价: 39.80元(共六册)

本书创作中，有李晓青、王辛华和胡少文等同志参加部分撰写和资料搜集等工作。

目 录

楔子	1
第 一 回 维系安全联合国应运而生 伸张正义众战犯纷纷伏法	2
第 二 回 冷战骤起盟友突兀变敌国 金瓯残缺德国河山分东西	17
第 三 回 越南苦战争争取独立燃烽火 印巴分治血染山河遭后患	30
第 四 回 阿以冲突祸难休兵火频仍 朝鲜分裂起战事中美交兵	46
第 五 回 南苏反目铁托铁肩担重担 刀枪相逼北约华约大对抗	60
第 六 回 麦卡锡逞凶美国人人自危 斯大林谢世苏联领导纷争	76
第 七 回 纳赛尔勇斗群强血战运河 拉科西苛政误国匈国大乱	95
第 八 回 法兰西占阿国旧债添新仇 戴高乐乱世中得权又失权	111
第 九 回 亚非诸国求互助聚会万隆 争取民权黑牧师以血寻梦	125
第 十 回 携手合作向未来西欧一体 各显其能核武器美苏争雄	142
第 十 一 回 古巴兴革命卡斯特罗掌权 导弹闹危机苏联美国对阵	161

第十二回	雪山为盾中印边界大冲突 刀枪在握苏中关系趋恶势	177
第十三回	独立战鼓响彻非洲声声急 反对歧视南非民运步步高	195
第十四回	运河泪涛风雷激荡巴拿马 腥风血雨越南困住美国佬	212
第十五回	沙海鏖兵阿以冲突再开战 热线舌战美苏相斗又争锋	230
第十六回	旧仇新怨印巴喋血孟加拉 险象环生英伦苦陷爱尔兰	251
第十七回	恶浪滔滔恐怖主义逞肆虐 谈虎色变各国政府急防患	267
第十八回	逞淫威苏联兵突袭布拉格 陷泥潭新沙皇穷凶阿富汗	286
第十九回	霍梅尼轻取权位神权治国 萨达姆借机发难两伊恶战	303
第二十回	战马岛铁娘子大斗铁将军 强欺负以色列横行黎巴嫩	319
第二十一回	大势所趋独裁者纷纷倒台 人心所向民主潮汹涌澎湃	338
第二十二回	战后恢复德国创经济奇迹 废墟崛起日本争各项第一	353
第二十三回	星球大战出奇兵欲斗太空 沙漠风暴起硝烟烽火海湾	367
第二十四回	几度风云使东欧政局剧变 一项宣言令苏联国家解体	388
第二十五回	科技革命浪潮汹涌卷全球 世局大变人类进步不可挡	399
全套书编后		418

楔 子

青山依旧，人间沧桑，世事如棋。

当代世界，风云几十载，弹指瞬间，却有多少人间悲欢、民族盛衰、国家兴亡。其中政事得失、经济利弊、人物升沉、凶吉祸福，如云至，如烟去。环球宇内，分而相争，聚而互利，其中荣枯进退、是非功过、爱憎亲疏、世情冷暖，且看今朝诸家纷纭，各抒己见，想必后世更有指点评说。

近50年前，世界大战方休，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天下苍生，莫不企盼消战祸、兴和平、罢纷争、布正义、求互利、向荣昌。遂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和平进步之世界大潮。又有美苏争锋，冷战持续、东西对阵，世界诸国，贫富不均、南北两分。兼有国家分裂、民族压迫、地区纷争、历史纠葛、宗教冲突、种族矛盾、政治对抗、经济利害、文化碰撞、思想交锋。还有战争风云，导弹如梭，卫星似电，原子武器，威胁人类；以及和平演变，兵不血刃，不战而胜。时至20世纪末，小小环球，三个世界，却又多元多极、力量消长、风云变幻。然而事有定理，理有固然。科学民主、文明进步、世界大同，终为人类正道，颠昌逆亡，颠扑不破。再看我伟大中华民族，虽历多少忧患，却奋力搏击于世，巍然屹立东方。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牢记忧患，审时度势，博采众长，趋利避害，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清谈误国，实干兴邦；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棋局有终，事无止境。宇内一心，环球同此凉热。吾其勉之。

第 一 回

维系安全联合国应运而生 伸张正义众战犯纷纷伏法

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所周知，乃人类历史上一大浩劫。六年之间，烽火遍地，狼烟四起。卷入战争的国家和地区达60余个，参战人员有1亿之众，蒙受战乱之苦的民众则在20亿以上；仅伤亡人数就有9000万之巨，其中苏联和中国人员伤亡尤为惨重，仅中国死亡人数就在1000万以上。战火所至、生灵涂炭，城池遭殃，多少锦绣鱼米乡成为杀人场，多少温柔繁华地成为集中营，无数人流离失所，无数人家破人亡，而更多的人留下的是永难愈合的心灵创伤。文明的成果被用来毁坏文明，生命的能量被用来摧残生命，痛哉惜哉！“人类永不再战！”这是所有良知良善之士的共同心声。为避免战争惨剧重演，遂有谋取和平与发展之联合国；为维护公理，伸张正义，遂有纽伦堡与东京之审判。

时值1945年4月，美国名城旧金山沐浴在一片明媚的春光之中，太平洋海水碧波荡漾，金门大桥如长虹卧波，秀丽而雄伟。待到夜幕降临，整个市区灯火辉煌，如同白昼。来自五大洲的反法西斯诸国代表正云集于此，共商战后世界的发展大计。回首刚刚过去的岁月，代表们不禁感慨万端：仅只百余日，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战争机器相继被摧毁，4月28日，最早的法西斯恶魔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被游击队处死，暴尸街头；两天之后，最大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携情妇爱娃在一座地下室绝望自杀，这个

曾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便在一团烈火中灰飞烟灭；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亘古未有的大战祸至此告休。1945年的4月揭开了现代史上新的一页。

战争阴云已散，人类世界何去何从？此乃各国朝野费心、亿万民众悬想之事。各国代表风尘仆仆，为何而来？正欲以诸国联合之力量，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之大业。战争告诉人们，爱好和平的人们只有携起手来，才能战胜恶势力。早在大战正酣、胜负未卜的1941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政府代表，已与欧洲数国流亡政府的代表一道，在英国伦敦的圣詹姆斯宫签署了《同盟国宣言》，宣布愿与各国自由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实现持久和平，使各国自由人民志愿在一个已经摆脱侵略威胁、人人享有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世界中互相合作。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相会于大西洋上，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宣布“待纳粹暴政被最终毁灭后，两国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人民俱能在其疆土之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无虑虞匮乏”的保证。1942年元旦，反法西斯的26国又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宣言》，宣布决心血战到底，彻底战胜法西斯。这个宣言根据罗斯福总统建议，第一次采用了“联合国家”这个名词。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在莫斯科宣布，将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之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正式筹议建立联合国。次年8—10月，以上四国先后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国，并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书》，其中提出了“联合国”这一名称，详细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等。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决定与中国共同发起建立联合国，定于同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并于3月5日向各反法西斯国家正式发出了邀请信。

4月25日，50个国家的代表团共856人抵达旧金山。美国代表

团团长为国务卿斯特蒂纽斯；英国代表团团长为外交大臣艾登；苏联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四个发起国中，苏联代表团人数最少，仅14人，其余三国却阵容庞大，连同顾问专家及工作人员有七八十人之多。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中还有非执政党人士3人，无党派人士3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以及胡适、顾维钧、吴贻芳等。这次会议规模之大，气氛之庄严，仪式之隆重，影响之深远广大，史无前例；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外交家、观察员、新闻记者、摄影师纷至沓来，人数几近4000。形形色色的请愿者满怀希望、不辞辛劳从世界各地赶来，要向首届联合国大会一吐衷肠。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为千百年来漂泊无依又惨遭法西斯种族大屠杀的犹太民族谋一处栖身之地；“自由朝鲜人”想挣脱日本占领者的枷锁，光复祖国；六个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代表欲求新成立的联合国为其报仇纾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大会开幕式在旧金山歌剧院举行，时间定在下午5点20分。当日上午，剧院周围已成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深恐有乱。人员、车辆凡无特别通行证者，一律不得靠近。下午2时，正值整座城市喜气洋洋、世界各国人民翘首以待盛会召开的时候，天公却不作美，晴天丽日转瞬之间便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滂沱大雨倾盆而下。须知旧金山地处太平洋东岸，属海洋性气候，风来雨往本属寻常，生性多疑者却大蹙其眉，以为不祥之兆。然而，豪雨肆虐并无损大会进程，下午3时，歌剧院内已是摩肩接踵，人头攒动。1800名记者也正蜂拥而入，各自抢占有利地形。身穿海军制服的年轻姑娘们一个个容光焕发，热情大方，在会场中指路引座，往来周旋，其中亦有华人。一片喧嚣扰攘之中，只有大批军警不露声色，警惕地守卫在各个部位，以防意外。

大会主席台背景是巨大的天蓝色帷幕，高大的杏黄色台柱醒目而凝重，浅蓝色桌子配以黄色椅子，更有与会国数十面五彩缤

纷的国旗，简洁、明快与绚丽之中透着庄严肃穆的气氛。4时左右，乐声渐起，乐队演奏的多是轻松欢快的喜庆之曲，点染出一番轻歌剧上演的气象。代表们开始入场了。当各路名人要人步入时，记者席上一片紧张与忙乱，无数的镜头在跟踪捕捉自己的目标，按动快门的咔嚓声响成一片，无数闪烁的镁光灯将会场涂成一片银白。4点30分，音乐戛然而止，两队精神抖擞的男女军人登上主席台，分立两侧。紧接着，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走上台来，手执桌上木槌庄严地敲击三下，宣布首届联合国大会开幕。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骤然而起，经久不息。当此之时，室外大雨告歇，云开雾散，天穹一碧如洗，阳光明媚，惠风和畅，太平洋上湿润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首府华盛顿通过广播致词：“有史以来，从无任何会议有如诸君今日旧金山会议之重要和必要者。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向诸君表示衷心欢迎，向诸君热切呼吁超越个人之利益，而皈依惠及全人类之崇高原则。”又说，“无联合国以解决国际纠纷，则和平不存”，“不能再容忍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以炸弹枪炮解决纠纷”，应以“唯公理始有权力”去反对“强权即是公理”，“捐弃武力，谋求和平共处”。斯特蒂纽斯接着致词：“和平必须全世界之合作力量，在此无折衷之余地。我们必须负起世界合作之责任，否则我们势必将负起另一次世界大战之责任。人类最深切之希望，最崇高之目的——持久之和平——现正在此间托付于我们之手。我们亦为新道路之开拓者，将来必有许多障碍与危险，我们必须以谦虚而坚决之态度从事我们的工作。”

虽说诸位代表在发言中言必称“和平”、“合作”，使会场洋溢着和谐、友善的气氛，但在随后两个月的会议中，凡涉及各国实际利益之处，必有一番激烈争辩。在第七日的大会发言中，法国外长皮杜尔便公开声称“法国要求获有头等国家之全部责任及权利”，法国也是被侵略被损害的不幸者，甚至还遭了亡国之

祸，半年之前才得以光复。法国人并未曾想到要“贡献出吾人主权之一部分”，却在盘算与美、苏、英等“头等大国”平分秋色，而且到后来居然如愿以偿：进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与美、苏、中、英诸大国平起平坐。要说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非同寻常，它是联合国中最重要的机构，拥有极大的权力。它设有5个常任理事国，6个两年一改选的非常任理事国，它可以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的存在，并有权据此而采取强制措施甚至动用军事力量加以制裁。其权力之大，不难想见。在安理会有一席之地，就获得了一定的决策权。怪不得法国外长要当仁不让，全力争夺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正式提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享有否决权，即“大国一致原则”，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说声“我不同意”，安理会便无法采取行动。这项提议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乎中断了会议进程。其实这个否决权问题，美、苏、英诸国早有设想，经过激烈的争辩和一系列讨价还价，达成了一致意见：大国必须享有否决权。苏联人想的是，享有否决权就可以防止英、美等国联合起来以多数派钳制自己；美国人早就公开宣称，采用否决权的办法是出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否决权，美国代表立刻夹起皮包走人。英国也认为否决权有利于自己，因而表示赞成。

否决权问题似乎没有异议，但苏联人所提的否决权是要把它扩大到议事程序上，即是说，只要某一大国不赞成，那么安理会根本不可能讨论某议案。此议一出，当即遭到美、英、中三国反对，双方相持不下，会议陷入僵局。斯大林见此情形，姿态轻松地表示“这是小事一桩”，不必坚持，这个死结才算解开。

然而，中小国家对这个大国否决权却是愤愤不平，群起而攻之。澳大利亚代表首先发难，加拿大、新西兰、古巴、比利时、荷兰等国起而效之，到后来40多个中小国家代表纷纷发言，指责否决权原则。有的干脆主张不设常任理事国。但是大国已经达成协议，中小国家怨声载道也终归无用。

否决权原则经过激烈的唇枪舌剑的争辩确定下来了。美国却在此后五年中一次未用，而苏联至1950年元旦已行使了43次否决权。美国趁机抨击苏联滥用否决权，并扬言它将赞成取消否决权，俨然成为中小国家的朋友了。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故作姿态。从70年代起，美国自己就接二连三地滥用否决权，此乃后话。

引起争端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美、苏为联合国安全机构会议主席的位置就差点闹翻。苏联主张由苏、英、美、中四国轮流担任，美国却想独揽，双方互不相让。消息传出，给整个会议罩上了一层阴影，以致会议议程被迫推迟。次日，在波兰出席大会的问题上，美、苏又发生争执，苏联主张由亲苏的波兰临时政府出席，美国等国反对。大会第五日，美国提出让阿根廷出席大会，苏联坚决反对，认为阿根廷是法西斯同盟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甚至以退出会议相要挟。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作为一个有数亿人口、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又是创建联合国的发起者之一，其大国地位也经历了一场风险。有人认为中国虽大，却是极弱极贫，“不过是战后四大国中一个礼节性成员”，中国抗日战争“不具有主要战略意义”，“没有进行过任何战略行动。”这种谬论显然不值一驳，也不可能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但它却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中国长期贫弱、为人轻视的处境，提醒国人一国之尊卑即系于国力之强弱，倘不自强则难自尊。

旧金山会议尽管争端迭起，但求同存异毕竟还是大势所趋，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终于建立了。联合国设六个主要机构：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

6月26日，在大会结束前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是日早晨起，与会国家代表依次在宪章上签字，一直签了八个小时。原来

有些国家的代表团中不止一人被授予全权代表资格，如智利一个国家就有九人签字，结果与会国只有50个，签字者却达153人之多。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此日便定为“联合国日”。

《联合国宪章》庄严宣布：

我联合国民众同兹决心：

欲免后世再遭此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权尊严与价值，以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并为此目的

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

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

运用国际机构，以促进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

同是发愤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厥功。

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问题；其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不得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不干涉内政及和平解决争端等。这些宗旨与原则符合世界人民求和平、求发展的意愿，值得称颂。但纸上得来易，付诸实施难，曲解甚至践踏这些神圣条文的事屡见不鲜。要树立公理与正义的最高权威，尚须时日。

却说这新成立的联合国，权威至尊，竟无固定的总部地址，一些会议只得在大学借会场，甚至屈居于旅店客栈。长此以往，岂不是皮包公司、乞丐国王！当年12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邀请联合国在美国设立总部。一年之后，又有一盖世富豪慨然解囊，赠款850万美元供联合国购买纽约曼哈顿东区的18英亩土地作为总部地址，纽约市另外赠送一些地皮，随后美国政府提

供了6500万美元无息贷款作为联合国总部的建筑费用。数年之后，由10个国家的建筑师设计的联合国总部大厦拔地而起（其中秘书处大楼高达39层），成为纽约市一大景观。

半个世纪之内，人类接连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其苦何可胜道！长夜待晓，苦海泛舟，人们总算盼来了和平与安宁，但愿从此能创造一个清平世界。

且说这联合国之建立，本为世界大家庭长治久安，为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必须清算战争狂人的罪行。于是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决定成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法西斯国家首要战犯。有史以来，战争罪犯第一次受到法律制裁。德国法西斯及其帮凶使5500万人死于非命，其规模之大，实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杀人手段之凶残狠毒，更是骇人听闻。万众瞩目的纽伦堡审判，于1945年11月14日开庭，1946年10月1日结束，共进行403次公审。法官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派出，四国起诉人分别发表开庭致词。美国首席起诉人杰克逊法官道：“尊严的法庭！像今天这样，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进行法庭审理，显示了严肃的责任感”，对法西斯的滔天罪行，“人类文明无法容忍，无法置之不顾，否则会不可避免地使此灾难重演！”英国首席起诉人肖罗斯称：“进行侵略战争不仅是危险行动，也是犯罪行为。”法国起诉人德芒东以备受法西斯欺凌的法国人民及其抵抗运动英烈的名义，要求法庭严肃执法。他特别指出德意志民族已受纳粹主义毒化，要“对它实际参与犯下的无数罪行承担总的责任，且对它进行重新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苏联首席起诉人鲁登科中将沉痛地说道：“繁花似锦之地化为荒漠，被屠杀者的鲜血浸透了大地，这就是法西斯分子的双手、思想和领导所造成的恶果。”

被告席上，以第二号法西斯头目戈林为首的24名战犯，分坐前后两排，头戴钢盔的军警环列四周，严密看守。当法官问他们是否承认有罪时，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竟异口同声回答“无

罪”！但是铁证如山。岂容抵赖，法庭收集到的证词已近20万份。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被告的血腥罪行。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的证词供认，该集中营仅在他任职期间就残杀了约250万人，另有50万人死于饥饿或疾病。送去的囚犯，凡儿童和丧失劳动力的，立即“一律消灭”。希特勒的集中营不仅以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段如毒气、细菌实验、活人解剖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人，还剥去死者的衣服，抢走财物，就连尸体也不放过——剪下妇女的头发做床垫，以骨灰做肥料，甚至还想用尸体的脂肪制作肥皂。阿道夫·艾希曼曾受希特勒之命实施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据他估计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400万人是在集中营里被“消灭”的！

这些战犯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照理说应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而辩护人雅尔赖斯等人竟振振有词地宣称被告无罪，说什么为战争负责的应是德国国家，而不是个人，被告只是执行希特勒作为合法国家元首的合法命令，本身并无责任；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法律是在战争结束后才规定的，被告的行为发生在此前，

“法无规定者不罚”，因而被告无罪；此外，战争没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舆论界亦有人推波助澜，一些报刊称：依据雅尔赖斯等人的理论，战争夺去欧洲5500万人的生命，却没有一个能抓得住的凶手。照这种荒诞的逻辑，杀人为合法行为，战犯都是良民，法官与法庭的存在倒无法律依据了。死者地下有知，必破棺而出，责而问之。公正的法庭当然不会任这些谬论将水搅混；惩恶罚罪，谁也休想逃脱！希特勒死党——纳粹副领袖赫斯上了法庭即装出恍恍惚惚、举止失常的模样，仿佛精神已不健全，无法受审。法庭则认定他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能证明他神志不清，仍判他终身监禁。法网恢恢，岂容恶人脱逃。

纽伦堡审判持续一年之后作出判决。法庭宣布希特勒德国下列组织及团体有罪：纳粹党的领导机构；纳粹党卫军；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纳粹集团从起始就是一个罪恶的渊藪。希特

勒政权在1933年1月30日建立，但审判案证明，从1920年2月希特勒首先宣布法西斯党的政纲起，该党党魁希特勒、戈林、赫斯等人已在密谋篡夺政权。1921年组成纳粹突击队，从1923年起由戈林指挥。这个突击队即是希特勒一只凶猛的猎犬，专门搜索、捕食纳粹党的政敌。1925年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一书，其中详尽叙述了法西斯党的宗旨及其仇视人类的极端种族主义理论。同年又组成纳粹党卫军，这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机器。1933年4月26日，戈林在普鲁士建立了国家秘密警察署，以此来消灭法西斯主义的任何对立面，其屠刀所向，首先是共产党员。鉴于德国法西斯罄竹难书的罪行，纽伦堡法庭宣判戈林、里宾特洛甫等12名战犯死刑；另有7名战犯判处徒刑；同时宣判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等3人无罪释放。

却说这戈林，死到临头还要充一充硬汉，他提出要像军人一样被枪决，而不愿上绞架。法庭拒绝了他的请求。戈林大失所望，便在狱中服毒自尽。戈林死讯传出，惹起一番猜疑：那关押战犯的监狱如铁桶一般，毒药何以传递进去？却原来这戈林早已自知罪孽深重，便随身携带着三粒毒药，分别藏于衣服、帽子和护肤霜瓶各处，以防不虞。戈林死后，其余死囚陆续上了绞架，时在1946年，金秋十月。

二次大战的另一个祸首是日本，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设在东京的市谷高地。纽伦堡国际法庭是按美、苏、英、法四国的国际协议成立的，四国派出的法官分别负责支持起诉书上某些部分的控诉，东京审判则是照另一种原则组织起来的。

审判日本战犯的要求在1945年7月已经提出，当时英、美、中三国政府首脑发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这个公告一方面促令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同时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吾人之俘虏者在内，将处以严厉之法律裁判。”当年8月，苏联应美、英的请求对日宣战，使日本侵略势力面临灭顶之灾。9月2日，日本政府终于明白大势